

鄧均

研究资料

邓颖◎编选

重慶出版集團
 重慶出版社



重慶出版社

寄恒仲子辨東山樓

寂寞於懷子嘉猷作轉蓬筆耕於共悔此病僕非矣
弟竹溪孝理心期亭大同昭冥終有嘉我輩未也等

飛絳河玉理心期寄大同 昭冥終有盡我輩未遑等

得如程壽賦寄仲子

論五言詩整傳事世杜相度柳穀嘆性士仲宣徒有賦
因他法佳已留家倚窗白髮忽覩老人夢黃童必朱路
賸破身袖花間消息寄一尺而阻又降

迢他孤僅已無家倚闌白髮悲親老入夢黃童如索路

賤姓寄梅花向消息焉、元而阻五隆

鄧均吾

邓颖◎编选

研究资料

重庆出版集团
◎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邓均吾研究资料 / 邓颖编选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0.9
ISBN 978-7-229-02099-6

I. ①邓… II. ①邓… III. 邓均吾 (1898~1969) — 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3651 号

邓均吾研究资料

DENGJUNWU YANJIU ZILIAO

邓 颖 编选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曾海龙 王晓静

责任校对: 胡 琳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刘 尚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 092mm 1/16 印张: 25.75 字数: 470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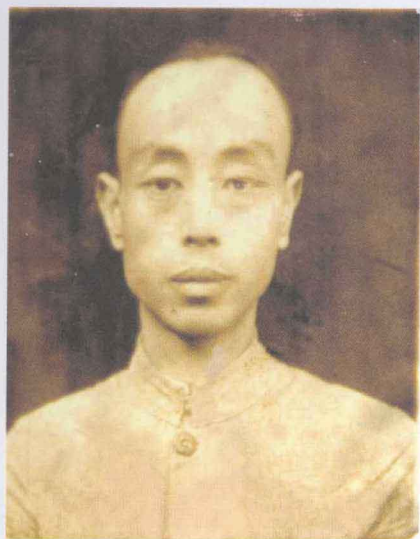
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2099-6

定价: 4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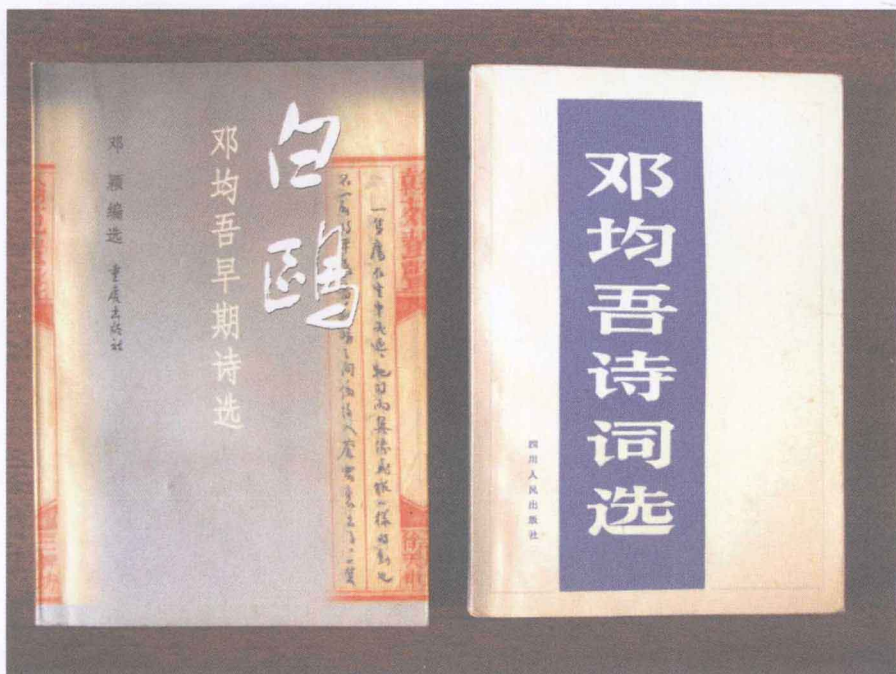
▲ 邓均吾 (1934 年任古蔺县中学校长时摄)



▲ 邓均吾 (1954 年摄)



▲ 1963 年 8 月全家合影。前排右起邓均吾, 孙邓林旭, 妻周静芳, 媳陈玉凤, 孙邓林杰; 后排右起女邓宪彤, 子邓立群, 子邓颖, 子邓季方, 女邓宪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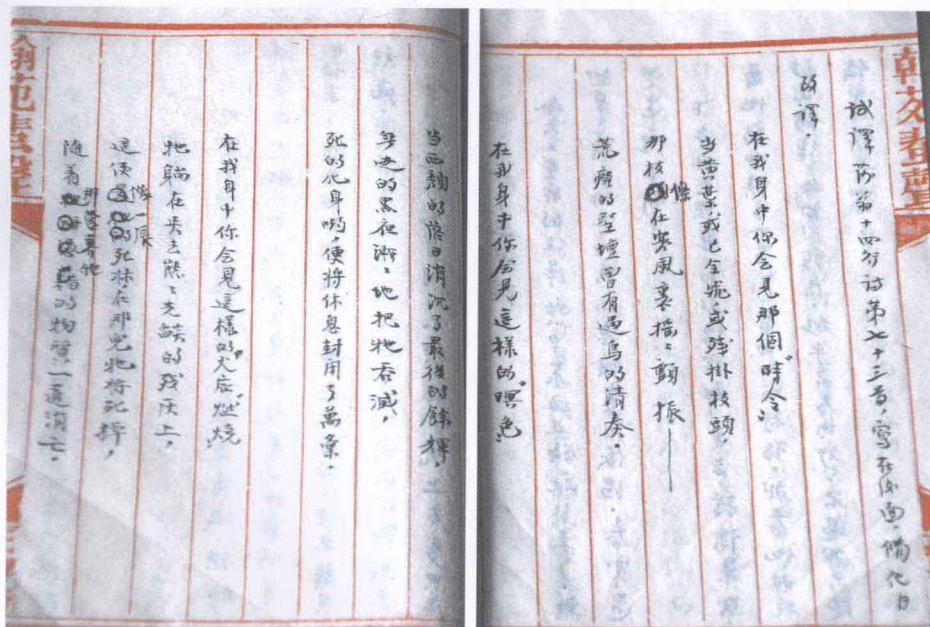
▲ 两本诗选书影



▲ 1933年、1934年翻译出版的两本译著书影



▲ 1932 年的 5 本《日记》



▲ 译诗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手迹(1932 年 3 月 23 日)

西北利亚颂歌

——希3L森林王曲T以從作

偉大的蘇聯，世界工人的祖國
有了你，陰暗的地球才^{難得}鮮明的顏色
照耀着西北利亚際野的太陽
也照耀着被壓迫者的心使它溫暖
我愛蘇聯，也愛蘇聯的西北利亚
因為我記起偉大的革命導師，列寧
在那裏曾作過沙皇放逐的囚犯
用麵包當作墨池，牛奶當作墨汁
草擬着^{希3L}蘇聯解放鬥爭的經典

從前，那裏是狼群馳奔，風雪的故鄉
不願作奴隸的人們在那裏受盡凌辱

駝山溪石廣衛中樹以梓傳去道溪
文化宮脈得育臨河清秋成凱歌聲
融枝碧如聆瓶玉芳園堪花錦情
春好！紅星亭上暮夜未塔海飲行咸
文化宮體育大道
七律一首
均君

- ▲ 长诗《西北利亚颂歌》手迹（1950年 4月29日） ▲ 七律《文化宫—体育大道》手迹（1961年10月）

毛主席语录

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

醒来！太阳~~黑夜~~驱逐了星群，
从东方高处向大野上昇。
四光芒万丈的神箭
射^在蘇丹的高領。

你说，清晨帶來薔薇千朵，
可是，昨天的今在何所？
帶來~~薔薇~~的初夏二月
却帶走~~舊年~~西和凱科。

鳴鳴，土室前人們叫嚷——
“請開門呀，趕忙！
你知道我們停留多短，
一朝离去，~~申來~~可就~~磨磨~~！
先走

樹蔭下帶~~圖~~少許乾糧，
一瓶酒和一卷詩章，
在~~荒野~~野^中停^你歌唱，
荒野~~即~~今便是天堂。
此對

- ▲ 译诗《鲁拜集》41首手迹（1968年）

绝句四首

渚蒲抽剑柳含烟，又是春凡几。落著天好景，莫多须惜取。

莫辞两醉花前。

孰知柳花又柳花，春光无吝是天涯。声随羯鼓催春柳。

似听乡音信故乡。

莫道重来培荔壘，啼鹃又道不如归。水流亭榭归何处，多

种于人歎式微。

人日题诗犹昨日，今看三度月华圆。锦城也海春题留。

莫道幽光到地还。

柳花

▲ 绝句四首手迹(1947年)

前 言

邓 颖

邓均吾(1898—1969年),又名邓成均,笔名均吾、默声、成均、微中。四川省古蔺县人。中国共产党党员。现代著名文学社团——创造社、浅草社的诗人、文学翻译家。

1921年2月,由重庆到上海泰东书局工作,创造社成立后不久,即在上海加入创造社,参与编辑《创造季刊》和《创造日》,与郭沫若、郁达夫、成仿吾等人同为创造社“四大编辑”和主要撰稿人。1922年,与四川作家林如稷、陈翔鹤在上海发起成立浅草社,是浅草社骨干和主要撰稿人。1925年,为陈翔鹤、冯至编辑的《沉钟》周刊撰稿。1932年,应聘为革命先烈杨伯凯和作家沙汀、任白戈创办的上海辛垦书店译书。1935年,为诗人叶菲洛编辑的重庆《沙龙》文艺旬刊写诗,是该刊主要撰稿人。1937年,在革命先烈车耀先创办的《大声》周刊工作。1938年,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9年1月,参与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,被选为分会理事、研究部负责人和会刊《笔阵》编委。1939年秋,回故乡古蔺,担任中共古蔺县委书记。以中学教育工作为掩护,先后在古蔺、彭水、北碚、营山、重庆等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历任重庆市文教局文宣科和市文化局文艺科科长、西南文联常委、重庆市文联秘书长和副主席、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长、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副主席和党组副书记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重庆市历届人大代表和市政协常委及《群众文艺》、《红岩》、《奔腾》等文艺月刊主编。“文化大革

命”中遭迫害,于1969年9月3日含冤病逝。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,得到平反昭雪。1979年2月26日,中共重庆市委为邓均吾举行追悼会,沉痛悼念这位党的文艺战士。

邓均吾一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较多,但因多种原因毁损、散失不少。据《日记》记载和其侄邓懋初介绍,1930年在重庆邹容路的家庭失火,“一箱书稿被毁”,包括郭沫若阅过的“一册新诗稿”,翻译的《海涅诗集》和《歌德传》等两部译著,回重庆后翻译的莎士比亚的《十四行诗》和写作的其他诗文;据诗友叶菲洛《昨日之花·跋》记载,1930年,叶在古蔺时收集了邓的“二十余首小诗”,原准备和他的诗集附在一起出版的,后因叶去世而散失;1937—1939年,他在成都《建国日报》、《兴中日报》和《大声》周刊工作,写了较多报道和短评,但因不知其所用笔名,无法收集;据其好友游时敏介绍,1949年他在重庆曾替邓均吾收集解放前所写诗歌,抄录成册,因当时形势紧张,到处转存而丢失;“文革”期间诗文稿被查抄,追回部分,余皆遗失。经过多方查找、收集,现尚存的有新诗198首、旧体诗356首、散文评论65篇,译诗47首,译文3部(篇),《日记》5本,出版译著5部、诗集2部。

邓均吾研究开展较早,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,创造社主将成仿吾就在《创造周报》、《创造日》等刊物上发表文章,对邓均吾的新诗和译著进行评介,以后郭沫若、郑伯奇、陈翔鹤、林如稷、叶菲洛等著名作家,也对邓均吾的为人和作品作过多次评介。但是,由于应在1926年出版的邓均吾第一本诗集——《白鸥》,因创造社出版部被国民党政府查抄而未能出版,以后他又未编选出版过诗集,缺乏作品研究资料,影响对其研究的开展;1924年他自上海回重庆后,因迫于生活先后在湖南、四川各地到处奔波,1939年后,又从事地下革命斗争,一度淡出重庆、成都、上海等大城市的文学活动;新中国成立后,他重返文坛,但诗文学作品多发表在四川、重庆的刊物上,又未曾写过回忆文学活动的文章,他人对其文学活动不甚了解。由于上述原因,长期以来,对邓均吾的评介研究未得到文学界的重视。1979年后,随着《邓均吾诗词选》、《白鸥·邓均吾早期诗选》的相继出版,邓均吾研究逐步得到重视,逐步深入扩展。从对个别诗歌的赏析,发展到对新诗整体的社会价值、艺术特色、风格特征、审美情趣和审美想象等的研究;从局限于新诗的研究,扩展到对旧体诗词和译诗的评介。

邓均吾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,以创造社和浅草社的诗人、翻译家、编辑家的身份登上现代文学舞台的,对他的评介研究也起步于 20 年代初期。第一个对邓均吾及其作品进行评介的是创造社评论家成仿吾。他在《评〈创造二卷一号创作评〉》(《创造周报》第 9 号,1923 年 7 月 7 日)中,评介邓均吾的《檐溜》“这是多么一首好诗!他这诗的好处全凭着听觉在做骨子的。我们幻想着一位诗人辗转反侧地不能成寐,而檐前的雨滴,又点点滴滴地滴入那凄凉的心坎,那时对于无眠的抑郁自然会集矢在这单调的雨声上了,所以我们的诗人要渴望着雄浑的鸡鸣来,把这单调的雨声打破!这首诗不管它还有甚么象征的意味没有,就单从这样如实的解释,已就是一首好诗,它的好处全靠有末尾的‘鸡鸣’两字,要这样才能统一,统一在听观之下,统一在一个整囿的音乐里。”在《作者与批评家》(《创造周报》第 14 号,1923 年 8 月 12 日)中,又称赞邓均吾是“一个极真挚的诗人”。在《创造日终刊感言》(《创造日》日刊第 101 期,1923 年 11 月 2 日)中,他又对邓均吾在《创造日》上刊载的长篇译作《希腊罗马神话略述》、《歌德传》十分赞扬,认为是“空前的壮举”。

郭锡光对创造社诗文合集《辛夷集》中邓均吾的新诗《虹》,给予较高的评价:“那种缠绵悱恻的意思,是暗藏在那悲壮流利悠扬的音韵中,如何的感人。”(《读〈辛夷集〉杂感》,《创造日》日刊第 3 期,1923 年 7 月 24 日)

郭沫若在《创造十年》(上海现代书局 1932 年版)中,回忆了邓均吾在创造社初期文学活动情况,对邓的为人和诗歌给以较高的评价。称赞他“是一位有趣的人物”,“态度极其冷静,就像是一个冷静的结晶体一样。他没有喜怒哀乐表现出来,但一眼看来便知道他不是呆子,也决不是胸有城府的人”。赞誉他“那诗品的清醇,在我当时所曾接触过的任谁那一位诗人的新诗之上”,是“马霍路上遇着的一粒砂金”。

诗人叶菲洛在《昨日之花·跋》(重庆沙龙文艺旬刊社 1935 年 4 月版)中,对他“写诗十年”来,在“生活的支持上,诗的精神和技巧的修养上”给予他大力帮助的“老大哥邓均吾”十分感谢。特意将他收集的邓均吾的新诗《漫步》收入这本诗集中,称赞这首诗:“技巧圆熟”,“音乐性与绘画性都极强的好诗”,“当我一看到一读到它的时候,我的心是何等温馨呵!”

郑伯奇在《即兴主义的即唯物主义的》(上海天马书店 1936 年 6 月版)和《二十年代的一面》(《文坛》半月刊 1942 年 1—5 期)中,回忆了邓均吾在创造社前期的文学活动,评介邓均吾“音节美丽的抒情诗,很受沫若的推重”,是创造刊物的“重要写稿者”,并指出正是通过邓均吾的介绍,创造社作家与浅草社作家才相互交往并成为友好社团的史实。

1947 年,浅草社和沉钟社作家陈翔鹤在《郁达夫回忆琐记》(《文艺春秋副刊》第一卷第 1—3 期)中,充分肯定了邓均吾(邓成均)在创造社与浅草社这两个新文学社团交往中的作用。同时指出,邓均吾对郁达夫的为人和文学才华“很是尊重”,但对其“过分伤感的情绪不甚满意”;“他们只是喊痛,喊苦,求其实,中国比他们穷苦的人还很多。到将来中国的青年被他们一一叫醒了,那才真苦呢!”文章对邓均吾这样的认识和分析,很表赞同。

浅草社发起人林如稷在《均吾来访有感》(1948 年 3 月 4 日《重庆新民报晚刊》)和《寿杨晦兄五十》(1948 年 3 月 25 日《大公晚报·半月文艺》)两诗及附记中,回忆了他在 1922 年与邓均吾(默声)共创《浅草》文艺季刊时“纳交莫逆心”的深厚友谊;赞扬邓均吾“蕴藉能守文”,“不苟着笔”的严谨写作态度。

二

从新中国成立,到邓均吾去世时,对其回忆评价的文章不多。仅有郑伯奇的《忆创造社》、林如稷的《鲁迅给我的教育》、徐无闻的《老树着花无丑枝——读邓均吾同志的一些旧体诗》等数篇。

郑伯奇在《忆创造社》(《文艺月报》1959 年 5—9 月号)中,用较多的篇幅介绍邓均吾负责编辑刊物、经常撰稿的情况,说他“写了不少清新流丽的诗”,“擅长英文,正从英文翻译希腊神话”。并指出:“他当时也很苦闷。从 1921 年到上海,就住在泰东编译所,既没有正式的名义,也没有固定的工资”,受到泰东书局老板经济上的盘剥。“他家里来信要他回去,他似乎不愿回到那封建家庭。但他却强烈地怀念乡土。最后,在创造社的刊物停刊以后,他终于回四川去了。”这为研究邓均吾离开上海的原因,提供了资料。

林如稷在《鲁迅给我的教育》(《仰止集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9 月版)中说:“1921 年,我从北京转到上海读书,在那里认识同乡邓均吾和陈翔鹤”,“我们便在次年不自量力地约集几个在北京求学的陈炜谟、冯至等创刊了《浅草》文

艺季刊。”再一次说明了邓均吾在创办浅草社中的重要作用。

文艺评论家徐无闻(千禾)的《老树着花无丑枝——读邓均吾同志的一些旧体诗》(《四川文学》1963年2月号),是对邓均吾旧体诗词的第一篇评介文章。文章认为邓均吾在1961—1962年间发表的10多首旧体诗词是“老树着花无丑枝”,“饱经风霜的老树上开出了秀美的花朵,为诗歌花园增添了光辉”。他认为邓均吾的诗词“不仅写得好”,而且“写得新,写得自然”。“写得新”,就是在诗里“表现了今天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,抒写了为过去时代的诗歌从来没有过的思想感情”,“有了今人胜古人的气概”,“超出了古人的视野”,“有了新的领悟”,“排斥了过去写景诗中的套头,绝去蹈袭前人的毛病”,具有“壮丽鲜明”,“豪迈爽朗”,“前人从没有过的新的诗意”。“写得自然”就是“新的思想感情在旧体诗里表现得很自然”,“没有虚夸或矫饰”,“诗的语言运用得体,既不艰深,也不粗硬”;“选用古典词语,要求形象鲜明,明白而解”,“用现代词语时,又照顾到与古典词语相协调,避免硬嵌现代词语而把诗弄得古怪畸形的现象”;“严格遵守了旧体诗词的格律,同时又做到文从字顺,精练明白”。

三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邓均吾遭受迫害,含冤病逝。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,他得到平反昭雪。他的第一本诗词选集——《邓均吾诗词选》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,提供了评介研究资料,因而对他的评介也日益增多。

艾芜在《怀均吾同志》(《重庆日报》1979年3月9日)中评价说:“均吾同志是文学界的老前辈”,是“二十年代在上海出版的《创造季刊》”的四大编辑之一,“不仅编刊物,而且写了好些新诗发表”,“清新而又优美,不愧是一个新时代的诗人,和一个新文学的开路者”。回忆1933年在上海与他初见时说:“他那时正在用英文翻译外国社会科学一类的书,日夜辛勤地劳动。他给我的印象,完全是个忠厚诚恳的学者。”

王觉(苏执)在《怀念邓均吾同志》(《四川文学》1979年第3期)中,评价邓均吾“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”,“表现了热爱真理、爱憎分明、嫉恶如仇、艰苦朴素、不为名不为利的忘我精神和旺盛的革命斗志”;他为人“平易近人,和蔼可亲”,“举止文雅,沉默寡言”,“从不夸耀自己”,“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”,“是一个外观冷静内心炽热的人,一个光明磊落的人”;他“学识渊博,阅历丰富,古典诗词造

诣很深,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这种形式来表现新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”,诗词的“题材广泛,大都具有时代气息和新意”,许多山水诗“意境佳妙,语言精练”,“赞美大自然和劳动人民的创造力”,具有很强的“思想和艺术感染力”。

沙汀在《序〈邓均吾诗词选〉》(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)中,赞扬邓均吾的为人“清醇,真挚,而且淡泊自甘,朴质谦逊”,“一见面就叫人感到亲切,乐于同他接近”,“更为可贵的是,在国统区日益险恶的政治环境中,他始终不渝地为党做了不少工作。因此,在党性上也说得上是‘清醇’的”。认为邓均吾的新诗“清醇”,诗情“真挚”,“我之喜欢邓老的《心潮篇》,则因为他们显示了一部分开始觉醒的知识界对于人生意义的探索,抒写自己心灵的秘奥”。

殷白在《一位老诗人的“发现”》(《大地》1981年第3期)中,对邓均吾的人生和文学创作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评价。强调指出,邓均吾的人品、气质和诗品的统一。文章说:邓均吾“个人的品格就是非凡的,人品决定了他的诗品。他的为人诚实、淡泊,他的诗品清醇、纯真,确有一种晶体般的气质”;他具有“纯正、真挚的与人民同苦共乐的感情”和“晶莹的赤子之心”,“当之无愧是为人类解放而歌唱的诗人”。该文认为:“邓均吾早年的诗,像滴滴血珠,斑斑泪痕,伴随着苦苦的求索,纯真的幻想,洒落在二十年代这位青年诗人漫步人生的曲径小道。”“经过忠贞不渝的追求,长期而痛苦的探索”邓均吾终于在1938年走上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道路,“这个历程也反映在他诗的风格上,由热烈到凝重,由清丽到沉郁,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变化”。重庆解放后,邓均吾“又回到清新自由的新诗行列,而诗的感情更凝重,艺术上也更成熟”,“用真情实感歌颂党,歌颂解放军,歌颂年轻的共和国,歌颂站起来的人民”。《致长江》“概括古今的广阔历史内涵”,表现了“摧枯拉朽”,“一泻千里”的伟大长江形象,“爱憎分明,热烈奔放”,是“磅礴渊深之作”。文章对在创造社时期就有重要成就的老诗人邓均吾的诗未选入“一些五四以来的诗选集”,“现代中国文学史都提不到他的名字”感到遗憾,呼吁要“承认他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上应有的地位”。

钱光培在《清醇的诗品》(《星星》诗刊1981年11月)中,对邓均吾在创造社初期创作发表的《心潮篇》(诗32首)和《白鸥》(诗17首)作了较全面的评介,指出:“诗品的清醇”的确是邓均吾“当时那些诗歌的突出的特色”。称赞《心潮篇》:“构思是多么精巧,语言是多么清新,想象是多么丰富,而意境又是多么幽远啊!”“读过了他的《心潮篇》,我们那布满灰尘的心灵仿佛领受了一场春雨的洗礼,世界仿佛也变得那样地明净而清新了。邓均吾这些新诗所具有的艺术魅力,

的确是令人惊服的”。对稍后发表的《白鸥》认为：“无论是诗的形象，诗的色彩，还是诗人的情怀，都完全变了。”“诗人的艺术工力也更深了。”艺术上的进步主要是“驾驭形象的能力更强了”，在“诗的音韵、节奏上，也有了一些新的追求和尝试”。并比较了两组组诗的艺术特色：“《心潮篇》中的诗，都很注意诗的音乐美”，“但那是一种小夜曲式的美，平和而恬淡”。而在《白鸥》中“诗的节奏由平稳而逐渐变为急骤，又由急骤而变为舒缓”，“又时抑时扬，似断非断，既需一气呵成，又不流于平板。读来真是韵味无穷。”强调指出：“在‘五四’以后不久的新诗中，在诗的音乐美的追求上，达到这样高度的，实在不是多数。”文章最后对作为《创造季刊》“四大编辑之一”，“写过一些很有特色的诗，为新诗的发展作过贡献”的老诗人邓均吾，未能受到诗歌界和文学界的重视，在文学史书和诗歌刊物上，见不到对他的诗的评介，感到奇怪，强烈呼吁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文学遗产，新诗才能长足前进！

尚元在《两位“五四”诗人的重现》（香港《大公报》1983年5月23日）中高度评价《邓均吾诗词选》等两本诗选的出版，使邓均吾和徐雉等“两位‘五四’诗人重现在广大读者面前”，“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目前难以找见的资料”。肯定邓均吾是“在‘五四’文坛起过积极作用的诗人”，“曾参加创造社和浅草社，有深厚的古典诗词、曲修养，也深受欧美、俄国、印度诗人的影响，辛勤地致力于新诗的拓荒工作”，并能“不断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”，其诗作“无论新旧诗词，都写得非常纯熟，饱含新意”。文章认为对“屡有建树的前辈诗人”邓均吾的评介很不够，以致长期以来其“名字和作品，不仅一般青年人感到陌生，连一些关心现代文学的中年人也是非常生疏的”。

刘纳在《青春生命的感悟》（《文艺研究》1988年第2期）中评价说：“创造社的邓均吾和文学研究会的徐玉诺，这是两个不大令文学史家注意的作者。我在阅读他们作品的时候，很敬佩他们的艺术感悟力和艺术灵气。他们十分善于捕捉即兴一闪的艺术感觉。”“他们都将自己最有灵气的诗篇献给了‘夜’，极力抒写在夜色中获得的审美感悟。”

邵伯周在《简明中国现代文学史》（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）和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》（学林出版社1993年1月版）中，都说邓均吾是“创造社有成就的诗人”和“骨干之一”，并评介说“邓均吾的《自题照片》、《游春》赞美坚决前进的性格，不顾形容枯槁，不顾旅途寂寞，而焕发‘蓬蓬勃勃的生命力’去‘摘取芳香，甜蜜的果子’”。 “洋溢着乐观的情绪和坚持前进的决心。”邵伯周是第

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提到邓均吾的名字和作品的评论家。

金钦俊在《新诗三十年》(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)中评价说:“邓均吾的《心潮篇》、《白鸥》等组诗,显示了对于自然美的灵敏感应,以及由自然入于幻想的浪漫的诗心”。认为《海滨》一诗:“因鸥鸟翔空而生邈远的情思,遥想那仙乐飘飘、沉香氤氲的蓬莱胜境之中,海上的波神正摆开‘壮丽的华筵’,自己也极愿远翔以赴。这在古人叫做神思飘举,现代理论则认为是一种浪漫主义的高远想象。全篇韵致清新,风神灵活,即在创造社诗人中也属一流之作。”

蔡震在《创造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》(《文学评论》1991年第5期)中,谈到创造社作家作品的研究时指出:“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陶晶孙、白采的小说,邓均吾、穆木天、成仿吾的诗歌,以及叶灵凤、敬隐渔等人创作的研究还远远不够,甚至是一片空白。他们在艺术上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具有独特个性色彩的情调、风格。展开这方面的研究,不仅对于如何把握创造社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倾向,而且对于‘五四’作家个体艺术水平的再审视也极有意义。”这是第一次在创造社研究的学术会议上,提到开展邓均吾诗歌研究,对于进一步开展邓均吾的评介起到促进作用。

夏爵蓉在《用心灵的眼睛和喉舌凝视世界——论邓均吾的早期诗歌》(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第20卷第4期,1993年10月)中,对邓均吾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发表的70首新诗的社会价值、艺术构思、抒情风格、审美想象作了较全面、深入的评论。评价邓均吾是“我国二十年代初期诗坛的诗海中”“一颗闪亮的新星”;他“用诗人的慧眼审视社会人生,将诗歌作为人格情思的寓所,把审美焦点凝聚于个人心态的凸现,在情、理、形、神的和谐统一中,构置出一个能给人以思想启迪、艺术享受的真和美的诗歌世界”;他把自己的“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”,“成为社会、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”的诗人。强调指出:邓均吾的诗歌“在情感美的表现上,不取郭沫若那种火辣辣的赤诚坦露、锋芒毕现的大喊大叫,而与浅草社其他同仁一样注重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,用心灵的眼睛凝视世界,唱出真和美”,“形成清醇、隽永含蓄的抒情风格”。称赞邓均吾“是一位擅长运用审美想象的诗人”,“诗中的想象具有独创性、超越性、变异性的特点”,“既有象的外在美,又融注了意的情趣美”,“有情有味,形神兼备,清丽含蕴”。

陈永志在《灵魂溶于文学的一群——论浅草社、沉钟社》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版)的专著中说:“默声(邓均吾)是浅草社主要诗歌作者之一,

又是前期创造社的骨干和主要诗人。”他的诗“醇厚而深刻”具有“独特性”，“既有着感伤的情绪，又有着对于未来幸福世界的信念。两者渗透在一起，在悲怆中透出坚决”。如《流星》借物咏志，“不怕‘消陨’总要‘美丽晶莹’，虽是‘幻灭’，仍求‘永存’，激荡着悲壮的感情。这在浅草社同人的作品中，是有特色的。”

黄淳浩在《创造社：别求新声于异邦》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版）的专著中评价说：邓均吾是“创造社初期在诗坛成名的创造社诗人之一”，他的诗“常以大自然为伴，什么清晨、破晓，落日、彩虹，静夜、午夜、深夜，雨、风、声，河流、海滨，燕子、白鸥等等，都是他诗的主题。他常用心灵的眼睛透过这自然的景观，来凝视人的感情世界，并探索人生的意义”。“他的诗，朴素自然，情感真挚，显得无比的清幽旷远、纯净淡雅，而且句式短小、格式整齐。”指出：“在创造社的诗人中，他是一个比较注意写实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”。

刘钦伟在《二三十年代中国唯美主义思潮的兴衰》（《海南师范学院学报》1997年第3、第4期）中，把邓均吾作为创造社、浅草社的唯美主义诗人来评价，指出：邓均吾、冯至等创造社、浅草社诗人“从对内心世界的描绘和灵魂深处的开拓上，他们并没有比同时期作家提供出更多的东西，但在诗美上却有着突出的特长，其中最优秀的作品达到了当时大多数诗人不可企及的高度”。评价说“邓均吾用默声的笔名在《浅草》和《文艺旬刊》上发表了许多诗”，这些诗“有的沉迷于梦境，有的走入‘无’的世界，有的盈溢着‘悲哀’的微语，有的只留下憔悴的形骸，却都写得清新流利，颇为别致”。

四

1998年10月，为纪念邓均吾诞辰100周年，重庆出版社出版了《白鸥·邓均吾早期诗选》（邓颖编选），选入了他1922—1948年的新诗、旧体诗词和译诗，并附有两篇介绍他在创造社和浅草社文学活动的文章，为开展邓均吾的研究提供了资料；同时，重庆市文联、重庆市文史研究馆和重庆出版社联合召开了邓均吾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，重庆市诗人、评论家和文史专家50多人与会。进一步推动了邓均吾研究的深入和发展。

陆荣在《清醇的诗，清醇的人——序〈白鸥〉》（重庆出版社1998年10月版）中，高度评价邓均吾这位“革命航道上的诗人”的“清醇人品”：“真诚、正直、宽厚”，深藏着“纯真的心”，“冰岛似的冷静仍是那样清澈，透不出一丝物欲昏暗的